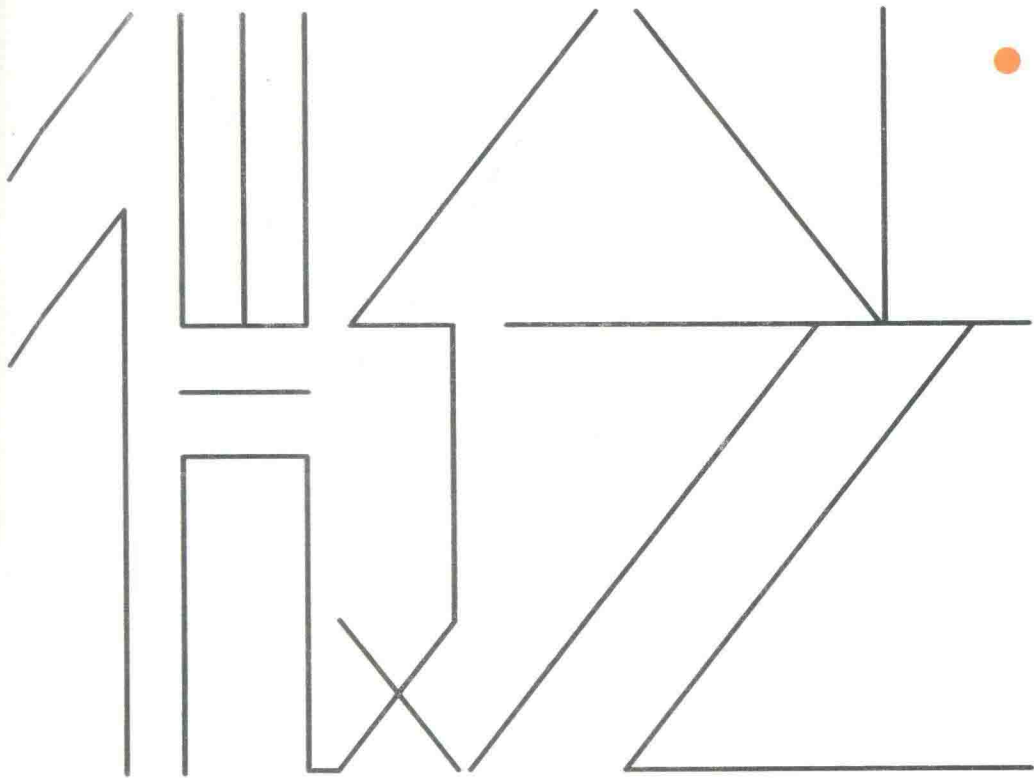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反讽者说

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



微光

青年批评家集丛

黄平 著

反讽者说

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

黄平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讽者说：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 / 黄平著.

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7

(微光：青年批评家集丛)

ISBN 978-7-5321-6382-3

I. ①反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讽刺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5052号

发行人：陈征

策划人：金理

责任编辑：林雅琳

封面设计：胡斌

书名：反讽者说：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

作者：黄平

出版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刷：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本：890×1240 1/32

印张：11

插页：3

字数：245,000

印次：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82-3/I · 5100

定价：41.00元

告读者：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黄平

1981年生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。著有《大时代与小时代》《贾平凹小说论稿》《“80后”写作与中国梦》《以文学为志业——“80后学人”三人谈》（合著），编有《新世纪小说大系（2001-2010）·底层卷》。曾获第四届唐弢文学奖、《南方文坛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年度优秀论文奖等。



微光

青年批评家集丛

“微光/青年批评家集丛”策划人语

金 理

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,尝试获取对于“文学批评”的共识,恐非易事。不过,既然我们的集丛以此为名义来召集,势必需要提出若干“嘤鸣求友”般的呼声——

首先,文学批评“能够凭借自身而独立存在”(弗莱:《批评的解剖》),其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,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,共同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发言,“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”——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:“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,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,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,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,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。……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,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,但是话

尽管说的犀利俏皮,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,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。”(陈世骧:《〈夏济安选集〉序》)

其次,在理性的赏鉴与评断之外,批评本身是一门艺术,拒绝陈词滥调,置身于“陌生”的文学作品中,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。文学批评应该是美的、创造的,目击本源,“语语都在目前”。

再次,诚如韦勒克的分疏:“‘文学理论’是对文学原理、文学范畴、文学标准的研究;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,则要么是‘文学批评’(主要是静态的探讨),要么是‘文学史’。”但他尤其强调这三种方法互为结合、彼此支持,无法想象“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”(韦勒克:《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和文学史》)。故而,凡在文学理论的阐释、文学史的建构方面有新发现的著述,均在本集从收入之列。

丛书名中的“微光”二字,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《孩儿塔》作序:“这是东方的微光,是林中的响箭,是冬末的萌芽,是进军的第一步……”借用“微光”大概表示两个意思: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,本书是一套为青年学者开放的集丛;态度谦逊但也不自视为低,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,我们也寄望这套书能给近年来略显沉闷的学界带来希望。

此外,“微光”还让我们联想起加斯东·巴什拉笔下的“孤独烛火”,联想起巴什拉在《烛之火》中描绘的一幅动人图画:遐想者凝视孤独烛火,这是知与诗、理性与想象的结合。“在所有的形象中,火苗的形象——无论是朴实的还是最细腻的,乖巧的还是狂乱的——载有诗的信息。一切火苗的遐想者都是灵感丰富的诗人。”(《烛之火·前言》)——在这一意义上,“微光”献给“一切火苗的遐想者”。

集丛第一辑的六位作者皆为一时俊彦自不待言,我们也期待有更

多志同道合的师友加盟后续的出版计划。最后,集丛出版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社长的鼎力支持,胡远行先生与林雅琳女史亦献策出力,尤其远行先生本是集丛策划者,但他甘居幕后不愿列名,这都是我们要特为致谢的。

2017年5月14日

代序 海淀生访闵行客

海淀生：你和黄平同住在闵行区，你们比较熟悉，已经读到黄平这本新书《反讽者说——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》了吧？

闵行客：已经读过了，之前黄平陆陆续续在期刊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就读过。

海淀生：大家是同行，我直言不讳，这本书选择的作家有点混乱，你看路遥是茅盾文学奖得主，王朔是痞子作家，王小波是“文坛外高手”，韩寒更是简直不能称为作家。这些作家杂烩在一起来分章讨论……

闵行客：我打断你一下，你没看后记，作者后记里有交待。

海淀生：哦，我看看后记（翻到后记），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作家都是

“改革”以来的当代文学史难以处理与消化的作家，同时又是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的作家。

闵行客：对，黄平提出了一个说法叫“反讽传统”，他认为从路遥到韩寒构成了一条当代文学隐秘的传统。

海淀生：这胡扯吧，路遥是反讽型作家？路遥是再现实主义不过的作家，这是定论。

闵行客：当然，路遥是现实主义作家，他的小说毫无反讽可言。

海淀生：那黄平怎么从路遥开始讲？

闵行客：黄平对于“反讽”的理解与定义和以往不同，在他这本书里反讽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或文本的结构要素，他讨论形式层面的“反讽”始终和思想层面的“虚无”相联系。

海淀生：和“虚无”相联系？

闵行客：不错，黄平认为对于当代中国而言“虚无”的思想起源于70年代，“反讽”构成对应“虚无”的美学形式。

海淀生：你的意思是，黄平认为“虚无”这种思想形式生产出“反讽”这种美学形式？

闵行客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黄平从路遥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讲起，他将高加林视为“新时期文学”所型构的“新人”，他认为高加林思想底色是虚无的，这种虚无合乎逻辑地生产出个人主义，比如文章中他引述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对此展开分析，我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海淀生：嗯，这方面我倒是听黄平给我讲过，这和他这两年写的另外一本书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》有关，他这本书就结束在本书开头这一章。

闵行客：我们聊的这本书可以视为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》的“接着

讲”，但不再以文学史研究的方式，而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，分析几个典型作家。所以黄平从高加林开始，分析了80年代王朔的《顽主》、90年代王小波的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、新世纪韩寒的作品，同时对读了郭敬明的作品以更好的理解韩寒。

海淀生：“虚无”这种思想有如此延长的影响么？我看韩寒这种小青年就不虚无，又拍电影又开餐厅，小日子有滋有味。

闵行客：没有形而上层面的理想，以“自我”为核心地陷在日常生活里，这是“虚无”的世俗形式。为什么韩寒也包括王朔、王小波在不同的时代赢得广泛的青年读者，正在于这些青年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状况的对应。

海淀生：读他们小说的那些青年能懂海德格尔、克尔凯郭尔？他们恐怕都不用“虚无”这个词。

闵行客：他们当然不懂克尔凯郭尔之类思想家，也不用“虚无”这个词，他们大概会用“无聊”，对于“反讽”他们大概会说“搞笑”。

海淀生：这些话倒是常见。

闵行客：黄平对于青年读者精神状况的把握，不是吊书袋地从一个思想家到另一个思想家，而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予以分析，这涉及他另一个概念“参与性危机”。

海淀生：怎么说？

闵行客：黄平大概想说青年群体找不到有效的方式参与到自身的社会生活里，这种局外人的状态派生出一种虚无感。我给你念一段王朔的话，黄平在书里引用过的，“你就是努力出血来，历史依然毫无所动地按照它本身的内在规律缓缓移动，既然浪遏飞舟不免徒劳，弗如开始就随波逐流。”

海淀生：王朔这段话很传神。不过，我感觉黄平讲的这个“参与”有些问题，你看黄平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的代表：高考优等生，名校博士，从欠发达地区来到北上广工作，在国内最好的中文系之一工作，现在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批评家。这不是很理想地参与到所在的社会中么？

闵行客：你说的我也部分同意，黄平对于“科层制”的批评有些苛刻，要承认“科层制”为黄平这样的青年打开了上升的通道。但一部分青年还是被排斥在外的，仅仅就黄平这样比较有运气的而言，也只能“适应”而不能有效地参与乃至决定自身的生活。

海淀生：也就是在一个结构性层面上，尽管也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”，但依然是“局外人”。

闵行客：对，所以“虚无感”不能以单纯的物质与生活条件来衡量，黄平这种算是中产阶级预备役的不说了，你看很多富人乃至官员都很虚无。

海淀生：是这样，我在北京见得比较多，朝阳区据说“仁波切”都不够用了。（笑）

闵行客：所以黄平用“局外人视角”来分析王小波的作品，他认为这种社会结构性的位置会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叙述视点。

海淀生：我读过他写王小波的这篇，他用“局外人视角”分析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混合叙述，也即主人公为什么用第三人称讲述自己。那篇论文写得不错，我觉得是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章。

闵行客：我也同意，黄平对王小波的作品最有感觉，但他对心爱的作家过于谨慎，好像这些年就写过这一篇。我听他讲过一些关于王小

波作品的写作计划,但迟迟不敢动笔。

海淀生:他对王小波的分析值得讨论,他认为王小波作品的吸引力在于“疗愈”读者,这些读者的精神处境和王小波相似。

闵行客:直白点说把自己从不堪的事件中摘出去,好像发生过的与我无关。

海淀生:是,他引述克尔凯郭尔《论反讽概念》里的分析也是这个意思。他对王小波的分析受到克尔凯郭尔很大影响。我感觉黄平读理论书的脉络,围绕存在主义在展开,你看他这本书引述的这几位:克尔凯郭尔、海德格尔、尼采。罗蒂讨论偶然与反讽也有这个味道,特里林讲“真诚”与“真实”,其实也暗合存在主义的主题。

闵行客:是啊,现在学界都快忘记了,存在主义是新时期文学起源时的思想底色之一,只是这些年暗暗运行,隐而不显。

海淀生:黄平对于理论的阅读与运用,和80年代的青年很像,不那么学院派,而是从自身的问题出发找理论。

闵行客:但80年代的问题黄平也有,我对黄平当面讲过,有时候感觉他对于理论生吞活剥,消化的不够。

海淀生:黄平的路数,好像站在学院派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的中间。

闵行客:往好了说是兼容并蓄吧。黄平的批评,问题导向非常明确,很多朋友说过黄平的文章非常接地气,这对于学者不知道是好话还是调侃。

海淀生:我有类似的阅读感觉,尤其读他写韩寒、郭敬明的部分。

闵行客:这批文章是黄平最早写的,2011年就发表出来了,黄平想打破“小时代”……

海淀生：(笑)很主旋律啊，黄平算是活学活用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。

闵行客：还真可以这么讲，黄平谈韩寒、郭敬明的一个访谈，在2011年发表的时候就用的“中国梦”这个说法。主旋律不一定要高大上，你看黄平在后记里也讲“历史使命感”。

海淀生：我觉得他有点矫情，舞台感太强了，“历史使命感”，这就有点过了。

闵行客：学者固然都有切身的现实利益，同时出书也有稻粱谋的一面，不过你读完这本书感觉到没有，作者自己被很强烈的意义的匮乏所困扰，全书有一种真诚的焦虑。

海淀生：意义的匮乏是普遍的问题啊。

闵行客：所以直面虚无并挑战虚无，这勇气还是让人佩服的。总说“80后批评家”，其实黄平这一代不年轻了，他是1981年的，快四十岁了吧。我前几天在闵行校区看到他，头发都白了。

海淀生：唉！认认真真做学问是不容易，不过黄平逢人便讲你看我写书写得头发都白了……

闵行客：(笑)其实可能是遗传，这倒是蛮反讽的。

海淀生：说是打破“小时代”，我看这书里黄平对韩寒也不满意。

闵行客：也是批评得很严厉，觉得韩寒的思想定型在自由主义，没有历史性地理解价值的生成。

海淀生：这个看法并无洞见，但他对于韩寒作品的结构特征分析得蛮精彩。

闵行客：黄平还是更擅长文本分析，他的细读往往很妙。但他有时候刻意扬短避长，谈理论，不谈文本。

海淀生：这本书后面两章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他从路遥开始，到韩寒那里就结束了。

闵行客：他列了“反讽”在“纯文学”中的一章，在大众文化中的一章，参差对照。

海淀生：“纯文学”领域里的反讽值得写一本书，莫言、刘震云等人的小说都很明显，黄平没有展开来处理，只选择了《花腔》来写。

闵行客：《花腔》有代表性，李洱受加缪的影响非常大，反讽的存在主义底色很明显。此外《花腔》还有一点特别关键的，《花腔》里有正面人物。或者说，《花腔》蕴含着超越反讽的可能。

海淀生：我理解你的意思，我读《花腔》也有这个感觉，《花腔》在表面热热闹闹的解构下很痛苦，好像有什么力量要从文本中挣脱出来，但最终只是一个影子般的幽灵，这个幽灵在文本中平静地看着我们。

闵行客：你这个感觉说得好。

海淀生：黄平最后一章细读《大话西游》的文章很有名。

闵行客：嗯，微信上 100000+ 的红文。

海淀生：《大话西游》就像一代青年的初恋。

闵行客：黄平结尾还引用了今何在《悟空传》那句话来讲一代人的历史出场：“我要这天，再遮不住我眼；要这地，再埋不了我心；要这众生，都明白我意；要那诸佛，都烟消云散！”

海淀生：这话好霸气，“反讽”和“个人”的关系始终缠来绕去。

闵行客：是啊，通读全书，这一系列都是彼此耦合在一起的：虚无、个人、反讽、自由。

海淀生：但穿越虚无，需要有共同体的视野，如果世界上只有“个人”，无所谓意义，意义总在人与人之间。

闵行客：这是关键所在，黄平有的文章也以“个体”与“共同体”为题，但我觉得以他目前的学术能力，处理不了共同体的问题。

海淀生：嗯，他至多在试图穿越“虚无”，但这一步还远远走不出去。这非常难，穿越虚无一定是和特定的共同体的视野联系在一起的。

闵行客：所以读这本书，黄平这些点都抓得很好，拆开作为一篇篇文学批评来看，都算不错。但作为一本专著，这本书还是单薄。理论层面单薄，黄平就是站在几本大师的理论著作上来谈虚无；历史层面也单薄，基本上没有历史化的分析，只是从形式到历史，要是在社会史的视野下展开就厚实了。

海淀生：我同意你的看法，黄平想把他这几年的想法整合成一本书来谈，但终究不如重头写一本新书的好。他的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》一书就厚重得多。

海淀生：黄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他把这个问题打开了，从这本书之后，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成为绕不开的问题。

闵行客：这是再一次重写文学史。而且这次重写试图弥合青年读者和文学传统的分裂，也即把读者召唤回来，重新给予文学以力量。

海淀生：虚无中的力量，或者说穿越虚无的力量。

闵行客：可能不仅于此，在更开阔的视野上，这也是黄平背后的这个青年群体在文化上的自我赋权。他们将指认自己的经典，并且以此重构当代文化的地图。

海淀生：有意思，我怎么突然想起毛主席爱引用的一句诗：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。

闵行客：所以说有抱负的“80后”批评家或学者，不能靠“80后”的

头衔吃青春饭,而是要把“80后”从一个代际概念转化为一个有历史内涵的概念。认识你自己,也认识一代人。

海淀生:好啊,听你这么一说,这本书送给我吧。我明天回京路上读。说老实话我现在几乎不读同行写的东西。

闵行客:黄平写东西还是比较认真的。下次再来闵行我叫他出来,大家一起聊聊。

海淀生:好,再聊。